

## 做父母的橋樑

這少女已經三十歲，卻長年患上精神病，被診為 **Schizoaffective disorder**。說得好聽是思覺失調，說得不好聽是精神分裂。她的精神科醫生就是不服氣，好好的一個人，究竟是自己先天有問題，還是糾纏在人際關係的綑綁中，弄出毛病？這就是這天我們臨床工作團隊要進行的一個評估。

我們首先邀請她的父母自己交談半個小時，同時量度少女對於父母交談的生理反應，包括心跳頻率、手汗及皮溫的變化，因為這些生理變化往往反映着一個人內心的焦慮。

這對父母的交談很有趣，都是母親一個人在說話，閒話家常，但是父親卻一點反應也沒有。一個自說自話，一個掩耳不聞，少女在旁看得着急，不斷向父親打手勢，叫他說話。父親面向少女，問她說什麼好，少女指向母親，提示是向母親說，不是向她說。

半個小時下來，少女的生理反應不停起伏，尤其是心跳和手汗，大幅度地增加。身體是很奇怪的東西，在我們還不知道自己心中的困擾與憂慮時，它往往會比我們更早地作出反應，所謂身心症，就是身體本身沒有問題，而是為心理的問題來發病。

因此別低估身體帶給我們的提示，這項評估，就是利用生理上的反應，探索個人內心深處的疑惑。在觀察父母對談的半小時中，我們量度出少女有多個反應。每次都與父母之間的沈默有關。起初她的解釋是因為擔心他們不說話，會影響這項評估不能完成。漸漸地，就帶出父母在家中也極少交談，尤其是父親，在家中總是沈默無聲，鬱鬱寡歡。

少女問他為什麼不肯說話？說到這裡，父親突然痛哭起來，少女立即驚惶失措，憂心是否自己的言語觸犯了父親。她很小心地問：「是我不應該問這些話嗎？你不想說嗎？」

父親哭着回應：「不是不想說，是沒有人問我！」

他的妻子不是一直在與他說話嗎？

他說自己是教師，在女兒小學時代，基於一些學習上的交流，讓妻子懷疑他與女同事有不軌行為，他很生氣，從此就不理她。妻子辯說自己其實一早就接受那是誤會，但是他並沒有釋懷。長年沒有溝通，妻子學習了自言自語，不再要求對方有反應。他們甚至可以若無其事地一起出遊。沒有交談怎樣可以一起旅行？出奇地，他們同時回應：不用交談，跟着旅行團就成！

原來旅行團還有這種功效。

有趣的是，他們可以成功地長期當一對不必交談的夫婦，他們女兒的身體，卻不停地對他們的無言作反應，嚴重時心跳可以由每分鐘九十左右跳到一百八十，手汗可以增加四、五倍。這些強烈的身體言語，讓女兒不得不由平常十問九不答的狀態，開始探索她在父母矛盾中，研究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。

她說，多年來她一直是父母中間的橋樑，她的投入，補足了他們的不投入。

原來她才是旅遊團的「領隊」，讓他們成功歸隊。只是要一個成年人理直氣壯的卡在這個位置，她自己就必須成為一個問題，或許一種病態。怪不得心理治療大師 R.D. Lang 留給我們的一句名言就是：「精神分裂是在瘋狂的環境中，一個正常反應。Schizophrenia is a sane way to deal with the insane world.」

父親禁錮了多年的情緒，變成很強烈的一股渴望，他說：「為了女兒我可以赴湯蹈火，我的痛苦無人可訴；我這幾年來一直在等待，等待有人來問我一句，就是沒有人來問！」

「沒有人來問我」，是父親不斷重複的話，我們終於明白，他說的那個人就是女兒！

面對父親如此嚴峻的情感需要，女兒整個人都僵硬起來。室內的空氣都凝結在那一股沈默中，令人屏住氣息。

過了好像一個世紀那麼長久，女兒終於慢吞吞地說：「那不應該是媽媽嗎？不是她才是安慰你的人嗎？」

親情和愛情，都可以是很要命的東西，滿足別人，就要犧牲自己；滿足自己，就會傷害最親密的人，兩者如何平衡，都是個人的選擇，實在沒有一定的準則。但是對這少女來說，這次在治療室內與父母的交談，是她最正常的一面，也是治療師希望助她發展的一面。但是不要忘記她還有另外的一面，因為在父母的形容中，這三十歲的成人同時像個五、六歲的小女孩，完全不能獨立，甚至刷牙洗澡，都非要父母提點不成。這少女要發展她的潛能，就要學習放下父母，而她的父母，也要學習放得下她。

我見過很多這一類的「病人」，對於家人的恩怨情仇，他們明察秋毫，比任何人都透徹。但是在處理自己的生活細節，卻荒謬得一塌糊塗，像個巨體嬰兒。這兩者其實並不衝突，反而是一種陰陽互補。因為沒有孩子在中間周旋，很多婚姻一早就無法維持，但是要成功地把兩個話不投機同床異夢的父母拴在一起，唯一可行的就是把自己變成他們的藉口，或是負累，那才可以維持一個完整家庭的假象。

《二十四孝》中有〈老萊子戲彩娛親〉一例，指的應是同一回事。只是一旦成為孝道典故，就更難改變。